



近日,有不少市民向本报反映,夜间在铁路宁波站打出租车成了难题,不少出租车还趁机哄抬价格。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,尽管从11日起,有关部门已开展集中整治,情况有所改观,但夜间运力仍陷入尴尬,“打的难”问题依然存在。

记者 戴巧泽

2月9日深夜,不少出租车在甬水桥路上揽客,许多旅客在寒风中等待。

记者连续夜访铁路宁波站,夜间运力陷尴尬——

公交车少人问 出租车抢破头

人多车少,出租车坐地起价

2月7日,韩女士乘坐高铁从河北返回宁波上班,因为雨雪天气影响,高铁晚点了近3个半小时,等她到宁波时,已经是晚上11点50分了。

韩女士走到地下出租车上客区时,排队打车的旅客已经挤满了候车区。排队的人越来越多,不少旅客直接越过围栏,上去抢空的出租车,场面一度失控。

2月8日凌晨1点左右,记者赶到时现场仍排着长队,周边不时有黑车司机招徕生意。

没过多久,便有人上来问:“要打出租车吗?”

“去江东眼科医院多少钱,能打表吗?”

“不打表,你几个人,两个人80元,去不去?”

记者拒绝后,来到南广场的公交车站,现场仅剩几辆公交车,已没有去江东方向的。

记者随后走到甬水桥路,发现路上停有很多空出租车,司机都在和乘客谈价钱。

甬水桥路往苍松路方向的路段上,有很多指示牌,标明了禁止停车和上下客,但是不少乘客都挤到了马路上,争抢出租车。

记者随后拦了5辆出租车,这些出租车都不按规定打表收费,原本30元左右的车费,被哄抬到50元到80元不等。

无奈之下,记者走了近5分钟,直到三支街路口,才拦到一辆愿意打表的出租车。

出租车停在路中央揽客

2月8日下午,记者又陆续接到不少市民的投诉,称有不少黑车在甬水桥路上揽客,一度堵住了出租车出口。

当晚11点30分,记者再次来到了铁路宁波站,这次出租车上客区,出租车数量明显增多,并有协警在维持秩序。但排队的旅客还是很多,差不多要等候40分钟才能坐上车。

当时南广场公交站台有四五个旅客,哆嗦着在候车。而现场就剩下10路和另外两路公交车还有最后一趟末班车。

而此时甬水桥路上已堵成一团,不少黑车停在路中央揽客,甚至还有不少电动车也挤进车道,招徕生意,完全堵住了出租车出口。

“这里是不允许停车的,有摄像头在,我们管了也没用,他们都不听的。”一名保安无奈地告诉记者。

出租车乱收费的情况也依旧存在,一般前往庄桥、高桥方向,出租车一律不去,倒是去奉化、余姚、慈溪和北仑、镇海方向的出租车占了绝大多数。

其间,有几个旅客因为价格的问题,和出租车司机发生了争执,甚至有人上了车还是被司机赶下来。

记者走了近10分钟,在苍松路上拦到了一辆出租车。司

机说,排队去火车站地下出租车上客区需要等很久,而一些乘客就住在市中心,“排那么久的队才挣10几元钱,人家当然不愿意了,还不如在外面揽客”。

夜间公共运力严重不足

11日晚上10点左右,记者再次来到铁路宁波站。当时甬水桥路段有4名交警执勤,已无停车揽客的现象。不过,仍有少数市民因为地下排队的人太多,走到甬水桥路来打车。

宁波站广场综治办运管所所长褚有山告诉记者,今年春运开始,火车站夜间10点至凌晨4点增开了6趟临客,客流量比先前要增加上万人。而夜间的公共运力严重不足,不少公交线路在晚上12点后都停运了。旅客疏散压力极大,因此才造成哄抢出租车、出租车乱收费的情况。

“这几天市公交公司已经调整了一些夜间线路,额外配了4辆中巴车,专门运送前往宁海、奉化等地的乘客。不过这也只能解燃眉之急。”褚所长说,甬水桥路路段设置了摄像头,可晚上摄像头基本上“失灵”,根本看不清楚,那些出租车因此就肆无忌惮。

“从11日晚开始我们在这些区域集中整治,不过说实话,人手根本不够,从春运开始,我们每天都加班加点。今晚的交警还是临时从江东调过来的。”褚有山说,他们只能不定时地开展专项整治,这些问题估计要到春运结束后才能解决。

市公管处工作人员提醒,市民遇到出租司机违规(拒载、乱收费等),请记住车牌号,可拨打96520投诉,他们将严肃查处。

“打的难”依然存在

昨天晚上10点半,记者再次赶到铁路宁波站,在车站出租车上客区候车的旅客依然排着长龙,旅客打的需要等待一定时间。不过,站内站外秩序比前几天有明显好转,甬水桥路上也有4名交警在值勤,基本上没有出租车停在路边揽客的现象。但往苍松路方向仍有10多辆私家车违规停在路边揽客。

在南广场公交车站,停着六七辆公交车,往镇海、鄞州和北仑方向的公交线路,零点以后增加了两三个班次。但前往乘坐公交车的乘客并不多。出站口虽有提示,仍有不少乘客涌向甬水桥路。



甬水桥路段明确规定禁止车辆上下客和临时停车的标志牌。 记者 徐文杰 摄

丈母娘为女儿女婿准备了婚房—— 小两口闹离婚 老两口讨房款

江东一对小两口闹婚变,老两口急了。原因是老人婚内出资给小两口买了一套房,房产证上写着小两口的名字。最近,老两口将小两口告上法庭,要求归还房款。

老人姓罗,2009年,26岁的女儿小罗还没有男友,他跟妻子都很着急。

老罗发现下属李某才华不错,人品也不错,很欣赏,于是有意撮合李某跟女儿的婚事。

两个年轻人相处后,很快坠入爱河,2010年结了婚。

婚后,小两口一开始和老罗夫妇挤在一起住,后来就搬进了新居。

可婚后小两口时常发生摩擦,随着小罗怀孕、儿子出生,小两口在生活方式、孩子教育等方面的矛盾越来越大,经常发生争吵甚至冷战,小罗常常带着孩子回娘家住。

起初,李某都是急忙上门道歉,罗某夫妇也从中调解。但是吵的次数多了,李某对这段婚姻失去了信心。去年8月,在小罗又一次回娘家后,李某去法院起诉离婚,并要求分割财产。

法院认为双方只是在生活上有点小摩擦,夫妻感情还没有破裂,驳回了李某的离婚请求。

之后,两人又开始争吵,小罗一气之下又带着孩子回了娘家,这一次还带走了房产证。

小两口住的房子实际上是老罗夫妇出资购买的,但是房产证上写的是小两口的名字,如果女儿与李某离婚,这套房产便会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而被分割。

罗某夫妻越想越不对劲。想到当初购买房产后,为了以防万一,曾让女儿女婿出具过一张150万元的欠条,于是去年9月,老两口便拿着借条、汇款凭证、购房定金和首付款的收据等证据,向江东法院起诉,要求小两口归还借款。

去年年底,江东法院开庭审理此案。庭上,李某表示罗某夫妇出资购买房产的行为是赠与,“至于借条,上面的签名不是我签的,这肯定是他们为了争夺房产串通好的。”

对此,小罗说,“因为当时他不在,借条是我写的,名字也是我代签的,但是这些都征得他的同意。而且我们实际借的钱还不止150万元。”

法院审理认为,部分涉案款项交付给李某的,且所涉借款均发生在李某和小罗婚姻关系存续期间,所借款项也是用于购买该套房产,李某对此也是明知的,可见借条上的150万元是李某和小罗的夫妻共同债务,而李某又提供不出相关证据证明这是赠与,因此判决李某和小罗还钱。李某不服判决,前天提起上诉。 记者 胡珊

“他回不来,我就去陪他”

军嫂赵小娟军营过元宵



每逢佳节倍思亲,过年过节,对于常人而言是团圆,可对于军嫂赵小娟来说,却是绕不开的离愁和思念。

赵小娟是绍兴人,在老家工作,丈夫卞贤源目前在宁波市消防支队象山中队服役。每逢过年过节,更是消防队员加强值班备勤的时候。

“他回不来,那我就去陪他。”2月12日,赵小娟带着女儿柯柯从绍兴老家赶到丈夫驻地象山陪他过元宵节。

“结婚快7年了,别说是元宵,春节他也只回去过一次,还匆匆忙忙的。”赵小娟话语中虽是埋怨,眼神却透着坚强,“元宵节快到了,我打算给他和他的战友们做一些汤圆,也算有一个过节的气氛。”

说着,赵小娟就忙开了,和面、拌馅、搓团。消防战士们也纷纷撸起袖管跟着有模有样地包起了汤圆。

“家里的事情都是她扛着,家人生病什么的她都瞒着我,怕我分心,有次老丈人卧病在床,我还是从女儿口中套出的话。”卞贤源说起这些既欣慰又愧疚。

“领证之前,我只见过他一次,不知道怎么就稀里糊涂嫁了他。那次他回来办结婚手续,我去车站接他,两人拿着电话一直在找对方,直到面对面站着,还是通过电话确认的。”赵小娟笑着说。

赵小娟说,女儿刚学会说话那会儿,见到一个穿制服的就会开心地叫爸爸。“这事儿我没跟他说,还好女儿慢慢长大,也能够理解爸爸的职业,每当有人问及爸爸时,她总是仰起头说,我爸爸是消防员!”

听妻子说到宝贝女儿柯柯,卞贤源眼中充满了关爱。 记者 张始富 通讯员 颜杰